

中

說

考

中說考序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溷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小夫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盛齋戒競終以伐而攻謾詐言道則惟空寂爲文則飭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傳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

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  
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  
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  
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一不俚以倨不華以  
偽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  
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其悔論可殿典謨假  
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清而事改化消薄而武  
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晁弁倫攸斲將欲抹於  
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  
以形其非鑿於亂以有其凶譬諸膏梁藥石者

生者弗備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廢矣文則  
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  
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  
兩漢尚行遵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  
民彛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  
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以或依倣論  
語爲書讀者厭之銑爲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  
分爲三曰內曰外曰禠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  
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  
出後人所附潤爲禠篇削杜淹之誕爲世家凡

二十篇間爲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具  
屬祭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著雍困敦之  
歲日長至相臺崔銑書

中說考卷之

王通撰

相臺崔銜考并釋

內篇第一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  
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  
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  
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  
聖人分焉釋曰聖人即事明道和世垂訓故有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  
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

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薛氏瑄曰諒非董狐筆盡信誠為難誰哉宣  
聖大典垂不刊統曰後世以談性為經述事名

史故事無與于存省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頌之

則吉逆之則凶

釋曰通變故不倚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

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

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

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

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

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  
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授琴  
鼓蕩之什門人皆霜襟焉解曰所謂如木矣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令糗無所用  
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釋曰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子無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靖君亮問厚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  
侈心乎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  
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  
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  
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  
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  
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  
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  
日彛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減否

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  
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

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通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釋曰程子曰圓

者靜方者動

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  
虛詐力吾不與也

子曰知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  
之所爲乎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劭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

各有端序音若墳窟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  
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  
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有由矣釋曰曰晉而下皆伯藥之詩也甚者以  
以撰爲功意辨也久矣應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  
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  
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  
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釋

從道不從好同理  
不同俗斯爲恕矣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  
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  
爲禍先釋曰楚公揚素子  
玄感也以黎陽

內篇第二

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

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子燕居董常嘗感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  
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  
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治視千載而下未有若  
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  
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  
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  
讓也釋曰周公之事仲尼之業各有本焉不  
求其本何以紹之文焉而已揚雄是也  
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  
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

也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

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釋曰壽取其簡其取其平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

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

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釋曰志存大化記則以衆項為博經雖王道傳

則以經為義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

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

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世何曾汝知之乎  
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

也

釋曰實踐則傳者南王  
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  
言難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釋曰靖言未通  
作從故君者斯

又非衡  
之師也

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昵問使人之道曰  
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

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不用所及也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會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蜀之南分水之  
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  
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  
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明賜多矣不願仕

也

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以其人悅以恕  
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入怨以詐釋都

知上之用  
刑作得也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發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

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

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誰牧曰如何子曰

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

孫焉不知是之取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

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釋曰若不

也

賀若弼請射於子後以中子曰美哉乎藝也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游  
不悅而於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內篇第三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

半矣

釋曰荀史志有  
後化陸非其倫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  
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  
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  
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

文碎徐陵顧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緯  
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  
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摠詭  
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助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解曰文出於性失性

之文焉有典則昔人論七文石云  
人維誤圖文則傳世殆非焉論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  
夫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  
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羅  
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  
塞

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  
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

衷矣

釋曰取其  
善言春秋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  
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  
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  
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

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詐而迫其人

蓋然夫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能自善政未及

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

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

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收怨怨而不傷則不

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

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

非其路也釋曰古之列國皆聖賢之後十室之

鄉之中有先生焉故體養修而氣仁及至

國天下所為七篡賊之子孫半之於窮知解力

而僅能取事改俗降父矣故勢必趨於郡縣

於後世哉區分天下之地付之讓君以御我民



吾見衛亂相尋而無已也夫古之任人度才  
德孔門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十之九矣  
而巳今之郡大者千里小者五百里  
且不能悉矣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  
邑百里山林間曠者不會審什伍以責以十  
一曰明版籍以相數聞二曰審什伍以責以十  
三曰限夫田以斷無併四曰教農桑以豐委積  
五曰去末作以厲民俗六曰教藝以正情性  
七曰表德行以厲民俗八曰專刑賞以發勸懲  
九曰嚴分誼以杜僭或十日專刑賞以發勸懲  
其簿書之稽亦庶乎古之治也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  
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  
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  
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薛汝問：忍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發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絺，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解曰：爲公則忠，爲私則佞。

芮城唐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遠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由斯道也今亡矣三綱  
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  
詐焉不爲誇術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  
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

難矣乎

釋曰其學無本  
故其仕無道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

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後祿以報勞官以授  
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  
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  
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  
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  
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  
矩吾不與也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寔覺寔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中說考卷之

中說考卷之二

內篇第四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白足則吾不知也

釋曰嵇阮志不附晉靈真荒漫者耳閉關之言溢美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

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汝善言叔達善聽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

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流曰

一曰儒二曰道三曰陰陽四曰農九曰法五曰名六曰墨七曰從橫八曰雜九曰農九曰法五曰名六

失之蕩禮廢矣陰陽失之混人事廢矣法失之刻恕廢矣名失之習義廢矣墨失之同仁廢矣

從漢失之謾信廢矣維失之漫真廢矣農失之

不教廢矣道一而已矣儒是也流豈有九哉  
注渣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

經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

遠矣哉

詩分書卷

卷之三

四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

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

釋曰士以識爲先以退爲貴動與其妄也不差  
上才與其識也不若愚永安魏莊宗年紫子昇

與元瑞  
謀逆談

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

人之國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

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釋曰

帝自八年征遼至九年  
喪師數百萬遂亡天下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

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

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

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釋曰吾心

心者不舉經文而經道行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

儒也以禮樂爲問

子曰大風安不怠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

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釋曰唐以下羨詩者考其

子其可與  
言詩矣乎

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

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釋曰場帝將南遊作此曲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

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豫於木也天下庸有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邳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

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釋曰上不

邳有脫字或具字

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

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

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藏我思不遠釋

其權以終始  
其要無咎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  
道也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竒尚恠蕩而不  
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  
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  
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  
曰必也義乎

賢叟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  
哉妣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

內篇第五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  
曰孝立則忠遂矣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輩乎  
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谷退謂門人  
曰然而言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聖人有疑乎子曰天下皆言及吾無不  
真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信不疑乎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董常字子平

疑常曰非告微也子亦二言乎子曰以所聞者

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別久矣吾得不得

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聽之則殊

也而適道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也矣則夫

二未遠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李播曰子心迹之別使

子至誠而被于四時之功

子曰處貧賤而不備可以富貴矣處僕隸稱其恩

所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見絲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  
次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  
是故惡夫異端者

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  
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  
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邇人乎志其懃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誦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釋曰後之帝者以下其言持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

爭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  
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  
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  
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子曰恭則物服愨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  
見平者也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棟曰房攻石

貞矣惟其取微于技而迷于道故君子觀之是以博學尊業無用謂心焉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  
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  
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  
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闢人以名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  
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

禮樂首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內篇第六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

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也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

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仲長子元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

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子思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

焉曰聖明而無者不怒無此也作史者取

要索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  
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  
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  
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薛牧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  
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之一也贊變周子於道有

不盡矣乎子曰至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  
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  
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  
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此而已矣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  
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于陳止於是乎天人備  
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故君子備之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



宜矣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墜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釋曰場帝關承濟渠名御河運

征

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徹爾形動思恭靜思  
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曰子曰有心  
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躬親哉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匹也見譽而喜者  
佞之媒也絕匹去媒讒佞遠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  
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  
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

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  
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  
事人也

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  
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中說考卷之三

內篇第七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蝨也忿憾者仁之蝨也纖恠者義之蠹也

子謂賈威曰旣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賈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

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語俗始有之可也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

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

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靜詐儉者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

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

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釋曰人圓

舉動即造化也故謂造化不止

於人事可謂人事非造化不可  
仇瑄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

有不善爭改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

得斯無性者也

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

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善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大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成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



知節可從乎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  
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  
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  
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  
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  
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釋曰今之學者有論  
謂大學以先六經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  
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

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賈瓊曰淳維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友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淳薄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矣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

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乎孰與淳朴不可歸哉擇曰此文之上引老子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  
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

內篇第八

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  
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  
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程微曰  
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  
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  
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  
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  
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程元曰敬佩王音服之無斃

子曰伎以承上殘以御下諉之以義不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

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

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饑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論汎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  
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  
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  
行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任薛王劉崔盧同出帝宗

或問謝安子曰籍矣

子曰教人也

中釋

子思子思曰爲上者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  
爲魂爲魄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  
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遠乎子曰  
天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  
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  
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  
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  
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  
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  
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

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  
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  
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饗替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則夫天者統元氣焉非  
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  
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  
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  
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  
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



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有詩詞  
人無詩

姚義困於寡房玄齡曰傷哉寡也蓋請乎姚義  
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吾  
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  
發我也難進易退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

程曰故君  
子貴中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惡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  
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

弛一機萬事墮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  
子光得之矣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  
能理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  
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

任賢勿貳未聞其不審  
忠邪而一舉信之也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  
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  
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悶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

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

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未遽止以謝子子曰  
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  
讓矣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  
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  
諱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  
爲政矣

房玄齡問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  
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

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  
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  
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  
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  
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  
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  
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  
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庶

是衰則有豐年

釋曰文中子能立矣

內篇第九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  
自可出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  
其餓且廢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  
間吾得逃乎

子藝黍登塲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  
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釋曰用一  
有節

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

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子宴賓無贏饌會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  
鄉黨爲也我則不厭

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友必後

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火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  
善則曰未嘗與父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  
奔馭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  
夫也



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  
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衾衾而舉帷車  
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旣葬之曰自仲  
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旣而曰奚適而  
無稟

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

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  
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俛之鄉里不駢鷄

初鳴則盥嗽具服銅川夫人有疾子不交睫者

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

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工路子止之曰

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此降信宿從者

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也丁子曰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丁議矣子曰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

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以絕險曾是不

億子喟然遂歌正月謔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  
道御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仕位通也宗周之  
介子敢忘其禮乎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蓋我與人欺曲以  
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中說考卷之三